灌園集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九

墓表

傅處士墓表

宋 呂南公 撰

敦處士傅君家於東嚴山之陰實南城沙溪之上村傅衍聚書教子弟爲邑里講學倡始才名學子相望得科第惟傅氏人衆處士少而承訓既冠有俊譽而父病失一目明因自惟念無兄弟叔夜巨闕即棄進學業而專

治耕稼以致其旨甘如是者二十年父無後憂足不出戶庭族人有謀并其同産土地者慮不見酢故羼處士父名而訟於官縣攝符下處士察父有難色乃馳詣縣請以身代病父縣憐而許之已而謀并地者辭窮猶誣汚不肯置於是處士泣曰大夫言彼訟者志得人地耳誠令病父免吏議則願推吾産畀之雖行乞養親所不憾也訟者大慙無以遂其姦衆皆歎息其為人子槩如此至自有子則亦盡義教之其言曰學優而仕非成人

已乎文辭而已非所謂學也苟祿而已非所謂仕也必也德充乎己業利乎人然後可語優焉其為人父槩如此喜奕棋工為近體詩居鄉以和易為主而不誘於非義其心葢不徒合衆而止也治平二年夢游山觀至石室間有羽衣人延之坐俄探楼上青囊得白字碧簡示之其文曰四十五日而病五日而卒寤而異焉明日名其子於學山至則飭以家事且促凶備當是時處士稱孤久矣母夫人在堂聞其語而悲之而碧簡之文果驗

十一月丁卯竟卒壽四十二將終涕泗謝母以不能終
養為憂且曰夫人所倚者孫耳語已端坐而瞑明年卜
壟於屋東之河源卜吉遂以二月丙午窆之處士娶鄧
氏女生二子其長曰權教之仕學者也其次早夭矣後
處士之葬五年權及第調漳州浦縣尉秩滿移建州觀
察推官侍次來歸展墓内外宗姻鄉曲父老皆會於松
柏下雜然誦處士之德其幼壯者諮於長老以後生弗
及聞知為歎曰盍表以文刻石示來者乎衆皆曰然於

是以命呂南公曰唯子宜為之文某曰是文也當何愛於論撰雖然以處士善慶而有子如此騰蹋翔搏高遠坐致則追榮不晚而後書之豈不可哉亦曰賢在德不在官焉耳夫宗姻鄰曲之志固亦得之此予處士諱某字世長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熙寧八年秋七月取文後三月刻之墓遂有表

講師李君墓表

灌園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學謬積百許年極陋且

羞而士未知變也中間有工儷語即見推為辭伯有知
記誦經疏即被請為儒師承習髣髴如此又數十年而
後奇特之士相望出焉其變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
固李泰伯則肇荒一郡者也其餘號鄉先生力通辭語
以是非予奪傳注為事以不墮於路聽耳剽之浮則藍
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歲時聞佔畢之風而悅之不
俟父兄敦飭而曉夕黽勉蓋家愈貧而志愈篤既壯則
以講勸取貲衣食其闔戶方且承顏竭力躬行孝悌衣

無定主飢無我粟而没齒安之鄉人嘆咨以為不可亞
其於人也和而徇禮信而附義喜揚人善如恐不足少
時應舉梁京中道同袍屬疾衆皆捨而前君獨守之不
忍去君於經無所不恱而尤用意於詩易嘗著詩講義
二十卷易統論三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書成不遠千
里以獻當代聞人嗚呼蓋恥乎無得而稱者也君諱彖
字材叔上世家臨川之青泥其遷藍田見三徙矣熙寧
九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壽六十三明年卜宅兆得吉於

大源之鄧言阬某月日克葬有三子七孫子曰平仲擇之琛而擇之能嗣業云後之人固有考評宿學以稽君者乎問其家則子孫存焉問其墓則告之以在此

處士陳君墓表

建安處士陳君諱某生於景德乙巳死於慶歷丙戌哭亡朞年卜葬瞿村之丁阬山食告後三十有三年其子某某以母夫人棺祔之始議刻石表墓以狀來請文某於處士世故也故應而不辭昔天下既休兵數十年間

民懲喪亂趣求安居樂業各盡其力得所以盡而奉養
愉逸有非禮律所同則亦遠荒之常情而聲教所未暇
者也處士當此時薄食陋衣極其苦淡不恤衆咻而以
有常自許蓋已異於浮沉之俗矣方又欽慕儒學延致
時名進士訓範其息如恐不及至以婚援結之則其存
心豈徒安樂之得哉其配葉氏能助其力行故處士壽
雖不過中而家檢繼循不違文藝子孫皆以舉人命於
鄉類能不墮家聲謹承先業處士之為人可知也已處

士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為建人世久不知其先所自徙也處士有七子某某實舉進士五孫皆率教云

墓誌

饒寺丞墓誌

故衛尉寺丞饒君諱懷英官以子貴得之其先世家金陵祖漢仕李氏為散騎常侍唐社既屋君挈其室南遷初來撫州買薄田數十畝力治耕種遂有其居君天資彊悍智勇人也畧知文字而不務仕學自任嚴整不畏

凶獷人莫敢以非意犯者嘗以公役如城南鎮鎮據四野茶鹽諸盜鶩涉之衝姦人挾禁貨舞肘而過無所顧君使人邀責之盜怒索鬭君起與戰戰三日并夜不飲食而鬭無倦色盜不勝棄其槖以遁嘗泛鄱江夜泊荒浦旁有游舟若行賈者君潛察之意其賊也出揖與語漸相近叙説不使疑即相往來以致熟亦出酒肉為讙君睨其舟中有官器仗愈憤欲圖之一夕賊來君所復飲以酒賊大醉仆卧席次君使分鑰閉賊船諸户已即

叱醉者起痛詰數之因斷其頭又呼奴盡縛衆賊搜其蓄得誥敕十許道或藍槵袍猶在者君殺五六人生束二人明日列於官蓋名盜購而未得者也君盡獻其獲取其購以歸撫人周僧聚輩據險山乗隙出抄掠經歲官不能捕故事賊大難制則用金字牌以招之然及其出則殺活未可知以是周僧蓄疑州守兩以牌示僧僧輙殺使者而不肯聽君告州往焉賊聞要於山口擬刃彀矢向君君袒而訶之曰吾非汝較者漫贈汝以不死

耳賊臂稍縮因前攬手造其廬諭以官家威靈本無不擒之賊賊感泣拜謝為置飲宴君食之不疑賊益聽信因相率赴官不勞一人而事定其彊銳敢為蓋多此類有子三人力飭其長進學為求師博收篇籍懇激不厭及其得官起聲稱榮及親時君仍康強暮年或為詩多忼慷悲嗟之氣有句云人老壯圖休劒靈中夜響又曰膽斗醉猶動氣虹晴未舒又曰太平不見英雄事忠膽長隨日月閒其大槩皆爾平居里閭歲時盃酒相追攀

與故人父老語身世事時召其子弟戒切之如已嗣或
時酒中耿歎嘘叱拍髀取胡桃當接拳破之神色森凛
若有所負者嘗夜卧堂中有偷人入其隅君寤寐覺之
起援戈追擊中其腹偷者脫走去明旦視戈棱有寸膓
焉蓋戈而絶之者也吕南公曰虎豹之威其精摶噬固
天性一至窮山渴陸壙垠千里無人煙不見毛類則無
所洩其豪毒然猶跳踉號嘯讋震草石以不忘於奮發
蓋雄奇勇偉之士出而無所用則功名智力泯泯不發

時之所繫大矣自古豪傑抱負不羣而睽離濩落不耀其施者不少何特寺丞哉寺丞之死在某年其壽七十三墓在臨川南六十里凌雲山之東背岡面陽松檟盛焉其處也熙寧元年夏五月初為之誌

李進士墓誌

熙寧四年正月乙卯黎灘李至改葬其先人前期以狀來告曰維吾父幼而事學事學之篤以至於破家年六十猶以不得意死夫生而為善一無所遂已嘗興嘆死入

莫相吉穴以歸其棺斯嗣人之罪憂感不忘焉惟君子
幸暇誌之於是某亦楚然起悲乃不辭而為之誌誌曰
君諱某字聖源其上世為建州人危全諷在撫州時有
李蕃者實佐之蓋君家之來南城自蕃始曾大父諱某
大父諱某父諱某皆不顯君少游學弱冠補廣文生在
舉場四十年當時多推其鋭且勤既而無所遇則又多
為之惜初余為兒童時猶及識君蓋康然謹厚長者也
雖令閭井猶知譚君之端善曰急人之急而諱人之惡

者此吾李聖源也哉嗟乎坎壈死矣君娶鄧氏有子二人其長先君卒其次為進士今至是也至亦良令士黨稱其象君初君之死以其年草葬舍南之萬松山今葬招賢里之大窠云

墓誌銘

亡友黃公墓誌銘

南城東諸鄉其距縣百三十里者為豐義之馬村有宋熙寧四年季春某甲子鄉之儒者黃君實死即葬之其

友呂南公銘其墓亦叙其世屬名壽於銘之端其辭曰
君諱某字道原遠祖居閩七世祖彦始遷以來為鄉蓄
戶道原生數歲晚解成人論説其大父愛之處之以學
問苦討嚴搜無夙夕之殊以致其知功危力悍譬弩千
鈞政善引滿莫遏其發則累扎不難貫而果遏焉命之
於材其戾亟哉雖然其器資亦可尚矣是夫人之所以
宜惜且悲也道原能飲酒為清麗詩其讀書博而益求
其為文速而不蕪而三十二以死死三月以葬嗚呼徒

悲何足以待之謂一家鄉邑郡并不幸焉而惜之可也
道原妻姓陳氏無男子有二女其叔五齡伯九齡銘曰
孝悌足於家仁信足於友而年不以久嗚呼

宋故撫州臨川縣丞李君墓誌銘

丞相晏元獻公之妹適李氏曰靖安縣君生六子其次
子曰亢字伯起幼而端謹元獻奇之至和二年元獻公
薨遺表以李甥為言有詔官之為試將作監主簿南郊
放選補饒州安仁縣尉書一考丁父建康軍節度推官

憂服除司户於泉州秩滿司法於台州書一考丁靖安憂服除為撫州臨川縣丞書一考以疾告尋醫歸豐城之正信鄉新城里宅至一日而卒是日為熈寜七年二月之丁亥後二百五十日為十一月之丙申葬於廣豐鄉三峰里之天堂其季父修睦青銘於南城吕南公曰而余兄之孫倩也勿以辭於是論次初縣丞君在泉泉將貪墨其所顧待視僚屬之進賄寡多一時在位皆曲媚厚獻以取薦稱而君與州司法獨無所奉泉將怒且

恨之提點福建路刑獄使羅公拯按部至泉問狀曰是二掾不從衆益可知其為人即并薦之未幾泉將以贓敗連郡縣佐皆得譴而君與司法獨無害及在台讞議詳平台將為之特論其至臨川撫鈌獄官撫將以君攝之遽有能名臺使者過撫撫將言之會建昌之南豐無令事久不治即以君權知南豐縣居數月被疾請於臺求還本局臺使者曰聽之則南豐復不治矣不聽久之君益病乃聽至臨川遂告尋醫及卒建昌撫之人皆嘆

息焉諱承從曾祖也諱彥珪祖也諱修永官節推君父也君娶清江廖氏職方郎中詢之女生三男子曰傳經傳師傳正皆幼生四女子長嫁金谿吳昺其三未許人

銘曰

君為子弟三族愛之出為參佐其上賴之五十而死其位則卑有材無命哀何已時

傅巖墓誌銘

夢弼諱巖其遠系無從詳知五世以來始居建昌之梯

雲坊曾祖宣遠咸平間與鄉貢繼又與王府貢竟不脫
布衣以終夢弼為兒時秀頴軼羣學問不勞而工弱冠
踐詞場下筆成語驚衆自是連五貢於鄉一時同輩欽
畏推避莫之敢望邑士至隣諸邦邦人必問傳嚴容表
何似何爾未富貴時之處待蓋如此熙寧六年最後試
於南宮之歲也試不利得疾出南薰闕三月庚戌次蔡
州困甚州將龍閣陳公遣醫官為親治且命走吏敦勸
宜力飲藥然疾滋不堪及壬子而死同里夏翔趨臨洮

已過邵店聞之為返轝主其棺殯訃至南城無村郭賢
不肖皆嗟嘆失聲其父渙哭曰善固不可為也哉命壻
龔翌詣蔡得其骨以歸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所之
原友人李莘請於渙曰必銘其墓遂買石取呂南公文
刻之而莘自書丹夢弼壽訖三十四初娶同縣陳氏生
一子天麟於是年十有三後娶金谿張氏生二子一女
皆幼銘曰
刻意勵行以依循仁義非以干禄也而禄不至則世道

莫為之勸懼嗚呼如子博茂雄奇而止於斯其誰望猗

蕭蕭者原有欝其窆之𦊓昭其欝維銘之驗

鄉丈人黃君墓誌銘

嗚呼世人嘗知按學文以求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不由於學問者其於所求可謂與余異矣戚古之時道化成存是故學士之所行人多稱之其所知與所言雖有不盡猶不極謬至於後世已一變而所謂學者有非學矣乃求君子於皮毛色響之間余之不同世人終不

敢而已矣自余能讀書愛古人端窾之論每思持以察世及其既察不能十二堪可若乃其名稱職業不在乎學問者考其心迹往往能賢又頗至多夫然後益以不同世人為最宜吾鄉丈人黄君所謂能賢者也其諱某字某其上世不治儒術止相受以治生而丈人事親睦族竭盡情誼與人忠信和順教子孫以百行不虧其處心行事率愷悌慈祥下逮伶厮亦有所不忍聞人有善欣稱如恐不及其於惡徒雖嫉之而不以掛齒牙專赴

人之急然諾信於官令里之人勃詬交爭丈人為處平之無不聽服者富屋以所藏驕衆天下之常而丈人財多於澤國之蚊乃克恭敬第一余嘗論於人為難也知者以余為允蓋其履蹈如此豈非賢士君子哉然其未始弄筆說經顧能使弄筆說經人羞愧於妄名而已熙寧五年丈人春秋五十餘七年素康强鮮疾乃七月上休忽病卧數日里之人卒驚憂既望稍危後五日復蘇是日里之人聚朝虛閧之相與讙慶俄頃又報不起於

是各涕淚罷歸是歲季冬余至自汴值此惘惘彌月為
衆傷惜既哭弔於其家明年其孤埴塏堇塤使以命來
曰卜以明年四月五日遂葬亡父取若文銘於丘某讓
不敢承曰文鄙恐不足以揚丈人盛德埴等又使來曰
是不宜傚俗儒馳偽也促銘之某即撰次如左方謹按
丈人前系七祖彦始自閩遷於南城曽祖某祖某父某
皆已諱名丈人娶姚氏有賢德成助於家生四男皆令
善而塏以文才薦於鄉諸孫多秀茂其後盖未易知丈

人宅兆松樹阬之坡其穴直丙其窆熙寧七年銘曰

其論不高其行不佻知足以知鬼神之臥內而不蹈仁足以濟衆庶之逼乏而不驕嗚呼此風萬世之謠

亡友曾君墓誌銘

吾友曾唐傑為人剛簡厚直無險偽細謹之行以取合於人其視世俗之毀譽是非如衢路之涕唾然而為子不失孝為兄不失悌為父不失嚴為友不失忠雖知愚其異已之徒嘗以憎嫌相忌者猶不能有以少之也乎

居大飲歌呼若不就事至於讀書商講文藝則愈多而愈得籌策世務愈大而愈當人有所長無問識不識罔不力揚之遇有可惡雖在世戚亦必為之切齒盖其不類世俗之儒遠矣而年畫以方壯而已此余所以嘆悼乎君子之窮也先時其父都官公罷江東常平使者得知楚州而命其幹私來鍾陵既將復命而舟次大雲倉遘疾進次蕪湖遂不起是日為熈寧七年之端午明年歸塟建昌南城之行春門外真空寺之西南以七月甲

申封土焉唐傑諱景初妻劉氏有三子曰時保京郎宣郎二女皆幼云銘曰

慶歴生熙寧没壬午甲寅為始卒萬千五百十五日孰令匆匆居此室上空洪蒙難致詰有咨其賢在銘碣

灌園集卷二十

宋　呂南公　撰

墓誌銘

故袁州李君墓誌銘

君諱晃字某處士彦珪之孫建寧軍節度推官修永之子弱冠與弟茂元省其舅晏臨淄公於京師至數月請歸臨淄公曰暹之比上郊天吾奏爾一官去君辭曰幸在舉子後足以俟時茂元少失學問舅必恩之於義為

允臨淄公歎息從之明年詔補茂元太廟齋郎而君就養於家蓋數年乃調建州崇安縣主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兒長大能相與營圖起什一販為蓄戶晚年婢生一兒叟垂死戒曰吾家故窘今所有皆汝兒佐吾所致汝後勿忘少分財而優汝兒可也叟死婢兒少壯乃詣官乞還兄姓縣令欲判可君掣令肘詰婢兒曰利貨貲至此乎汝憸人也不服更訴於州州議哄然疑之是時莆田蔡君謨為轉運使聞議徑之崇安君迎辯曰

法緣人情今與人同苦淡致富足而終奪其食使數十
口遽凍餒何以處情願公論其弊君謨曰微主簿吾幾
誤仕法即具奏論朝廷是之遂為續勅建於閩為劇州
崇安於建為劇縣吏乘劇相要為姦無巳君在持之使
手不敢展臺檄君受縣倉吏無所得進曰官為察吏不
敢私謀然歲結簿上州須賕吏數萬事乃訖願官恤此
而已君曰簿我主之汝何預既而封簿上送州吏果駁
拒且詰縣何不遣倉吏來移促之吏涕泣而往君未有

以奪也無幾何民有訟倉吏借馬不還者君喜曰是可因以除害立呼倉吏疏之即疏曰貧無賕故買所借馬以紓急某吏受若干某吏受若干疏本末盡備君爲翻三狀一上轉運一上提刑一上州州將怒曰膏梁兒敢爾令破之如滅蟣耳旦日君謨檄州曰盡縛受賕吏送崇安委主簿治獄於是郡諸司爲一空吏到君痛鞫之盡服辭上臺君謨命君括獄來決有役有流建人大震君出市人聚語指之曰此崇安李主簿也去爲舒州司

禮參軍懷寧令上囚稱一時獲劫盜十三人君時在告
疑徒中有自首及爲從宜減者以爲必縣貪賞典而匿
其辭乃請覆訊果當活三人是時臨川王介甫爲州通
判私於君曰果爾而令當抵罪奈何君曰活囚而陷令
非我志也聽懷寧盡易獄辭可矣介甫喜曰明且仁者
也舒大饑日開常平倉飢民競糴相軋有老嫗路死衆
躪其屍脫面皮州聞之怒議劾倉官不能約勒君請見
曰按皮生而脫則既死必攣縮令嫗皮柔伸引覆無缺

然則嫗飢死而屍仆衆不知其見躪非躪而死之也介甫曰司理説是州怒乃息司理院月平物價君持絹直高於市平同寮患之㑹慶朔介甫對衆詰君君曰有之今歲㐫飢民為盜無數誠知市賈一絹錢七百然必高之為千二百者以計贜難滿匹可以緩窮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絹殺一人矣吾寮有禄俸欲得絹則凖市平取之誰敢厚求於官今何用患吾平乎介甫曰吾慮不及此去為興國軍通山縣令縣去君逺官歲賦蠶鹽遣吏

受於軍而主給之民常受虛數而吏刻其實十七人君為請於臺得縣置倉而官自領之民乃不苦去丁父憂終制為袁州軍事推官州將有不謹事為猾吏所持喋不敢整而吏益横州將召君屏左右言之泣下君曰此易劇者數日擿其姦而竄之吏有年勞應被優奬而將死者臨終乞以子自承州通判欲與他吏君爭曰優奬所以待年勞吏勤知為其家而已今不幸死而子不得承然則吏無事於勤矣彼他吏獨無年勞可俟乎於是

從君議萍鄉令不職轉運使以君易之君至縣囚數百旬日平決之獄遂空萍鄉獄未嘗空也轉運使諷君發前令罪以逞君輒謝以不能而為救解之曰不敏人可怨前令得善解數月君疾病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甲子不祿某年月日歸葬於先塋壽四十君為人愷悌端厚內外無間言至所宜辯則亢激無避己所允蹈不以顧慕少移也在舒時王介甫躬尚儉素僚佐皆強傚之君獨鮮明被服如常介甫滋重之曰不驕偽以失己所

以為賢也自君謨介甫南都蔡子直諸公皆世知名巨
人而各薦君其餘使將愛君葢又多而臨淄兄弟未甞
以君託大吏戓問之公曰是甥有才當自顯何頼吾言
言之乃所以恩甥君之見待於公如此自為布衣時師
儒有所乏輙力濟之寒而解衣飢而分食殁齒不怠至
今士大夫及識君者言至必悼惜再三君娶南城危氏
有一子曰孚為進士四女當君棄世時皆未許嫁葢葬
後十有若干年孚用相地師說改葬君於某所之原而

南公為之序誌其畧亦銘之曰
異哉卲乎有穿斯藏而不宅乎愚萬億之年歎其賢於
此書

臨川王君墓誌銘

臨川處士王君棄世即小祥其孤擇攄持援擬以狀來
言將葬先人得吉地於郡南五十里大科山之陽占以
明年某月某甲子封維誌有石謁予文刻之余與擇等
游蓋久故不辭而為之序次初違命底亡大兵歲臨江

生人困於賦調則散徙以嶄脫禍於是時閩平已久撫
建昌間無邊檄警擾故徙者依焉處士之鼻祖實始挈
家以來臨川諱某諱某諱某者次鼻祖以至處士者也
好善力田為邑良門處士諱曠字若谷為人端潔靜恭
事父兄盡力與人交以信常年饑減穀價以予民不為
財戶挽掣治藥劑赴窮疾不幸無以瘞則具棺掩之里
之人以是銜恩特敬儒生教子學必附豪傑士資遣之
惟恐後制誥王舍人辭召卧金陵天台王令棄官從之

游日講文義士子歸赴如市處士命據往焉既而舍人入翰林遂預大政更新學校持一道德同風俗之論學者響集京師以數千據在其中淬濯磋磨器業大成亟欲歸養處士諭止之故捐館之日據不及見處士少壯時讀經傳諸子能汎通其意而嗜釋老說深篤其志以徼福於親而已前卒之五旬自呼匠治棺衾家人異之詒曰勞佚迭更何怪焉及病且殆猶盥櫛應賓戚其莊蓋如此元豐元年十月乙卯處士貰啟手足距其始生

爲春秋五十二妻周氏有子五人擬嘗試禮部矣擇持
皆吉士善治生援擬尚幼女一人嫁進士陳習銘曰
尊德樂義非賢莫安事親從兄致實其難咨若人兮惇
慕弗諼畏日不足詎知盡年五子六孫唯善之勤沄沄
其衍汩汩其源曷予尚之銘坎其文

亡友黄顯翁墓誌銘

顯翁姓黄諱塏余少時與同里學其父諱某余銘其墓
以爲賢丈人者也顯翁幼頴俊日納千言俄遽記憶自

作篇詠靈指諷不俟聲律師教曉稍長竊出隨諸兄治
舉業山舍宗黨愛異之既冠遊閩吳庠序程課輒登上
列二十五被鄉貢罷歸愈刻激期得仕一再不合年四
十餘矣於是放懷除當世慕望朋遊為咄嗟而顯翁不
戚戚也曰士不見於情繆則又何求熙寧十年正月已
巳出三十里訪故人辛未還過從祖姑留飲大醉卧子
夜撫床呼同館笑語良久起出户便旋復就枕鼻不鳴
其僮以掌微伺之叫曰氣絶矣旦日舁歸遂成喪明年

改元元豐壬辰葬父墓面五百步所曰溪白北原其息
子充來請銘曰善先人能叙其平生捨君宜誰歸實許
之嗚呼顯翁不幸止爾孰為使之者夫士誠有才無適
而不利用顧其所極有大小良惡則亦惟其時焉耳必
當夏后商周之盛其有不盡之歎不用之恨矣乎地居
一同而長正宰師待焉其藴每厚則其任每上夫何歎
恨之有黄氏籍南城餘百載其世溢十其宗從雜六七
百室其名頴俊初維顯翁然亦止此爾是則士生漢魏

以後雖誠有才猶與凡民無必異之勢也嗚呼顯翁孰使不幸遷固至眴史述千卷南城人列於傳兩武夫而已周廸危全諷是也名德公卿亡矣賢豪固不出下國乎遭遇無期運乎一何寥落之窮哉余不得而論之徒遺顯翁以銘其辭曰

曷不信古處時我棄相邀脆腐曰尚德志謂予則戾有既似之謂出且恊有曽莫施舒餘斯岡東近先塚啥無殊矣安此奚恐

黄士衡墓誌銘

士衡諱均南城人為鄉盛宗曽祖惠傳祖光震父質皆好善不仕士衡少篤學師友所稱為人沈毅恭慤㠖然士君子器也熙寧七年客遊淮湖五月某甲子疾病卒於廣州黄陂縣之逆旅於是壽四十六其子無逸以柩歸元豐元年三月某甲子葬於某鄉某里之桃原士衡娶胡氏有四子無逸其長也通經術富辭才能使其家有聞宜在乎此次曰某某某二女嫁饒某銘曰

父母好善子未必才亦既才矣志或不諧猗沓士銜嗣
慶方來特不及仕詎已焉哉堂堂襟表委翳幽埃於穸
列銘維用告哀

傅野墓誌銘

君傅氏諱野字亨甫幼有節操屹然慕古豪傑風逮以
進士試數不中而人推其才學李覯初有鄉曲名聲君
抵以書曰名不可妄得也當共賦短長耳覯異而交焉
其後覯然於祕閣歸君與陳次公以師長事之時人由

此知有先生弟子君辭高古於詩最奇崛常執韓柳李杜編語人曰必知此乃當下筆嘗客舒州與建人黃莘余翼文酒相酬士民傳美以為未有是時之人王韶年少學官在舒投記願交君納之别十許年韶為建昌司理掾訪君沙溪山延置門下且薦於守使會諸生黃察等許君高才滯淹守使以聞有旨賜君粟帛以充軍學教授然君不習俠與俗子殊品致益頽顇無聊久之韶受命治熙河功有緒信呼君君往依之奏為熙學教授

督役築香子城城成例賞君得試將作監主簿明年召還朝論事殿中方已即言傅野有文章學術而老未仕願補東南一官以便養母上可之君調明州定海縣尉未幾熙河市易務檄浙使者責君償貸務錢絹七百貫匹其實華陰人有與君同姓名者貸之而務官前後不參詳謬以責君君不服浙使者上言明州去熙河萬里移檄來往甚煩請及傅野官滿錄送理對有旨即遣不必官滿於是時君尉定海既四年而無代者後於華陰

已得其人矣使者以朝旨不敢違君遂至熈河而無所
辨君有子久於熈河無鄉思君以為感及是日促之歸
予辭以營什一息未竟君為少留而經畧使用君攝領
糧餉迫賊界中寒氣下利卧十旬死於河州學舍元豐
五年五月戊申也七年君孫蔡裹君骨歸以某月某日
葬於某所君為人軒豁善醉不修恩讎方窮悴時俗子
多所侮慢而君終身不怨憾其於孝弟尤力雖侮慢於
君者不敢揜也許抗為人言觀傅野貟米奉親則吾徒

有祿為可愧君在軍學也詔去試祕閣而小人媢忌君蒙慰薦相與造飛語謗君於守守疏君於是時君窮為平生第一然百計不使老母愁辛身與妻兒糴官倉腐米鬻菜粥以度日而母獨甞魚肉白飯不悟其貧云其族沙溪數百口有以事抵城邑君必飲食之久而不怠其財之有無與兄弟無彼我雖侮慢於君者不敢不歎息也君所為文章號通藁二十四卷鄧潤甫嘗序之君既卒而兄子默復集後書雜益之總三十卷去通藁之

號藏於家君父諱垂範李覲銘其墓者也母鄧妻陳各
有婦德君生丁巳死壬戌首尾六十六年銘曰
力為古文章兮與衆殊途裕吾江海兮人則潢汚擧國
醉兮醒者非夫千金技就兮爲屠猗嗟君兮偉儒而卒
於崎嶇文之故乎抑命歟何居吁

陳子純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南城陳徵之之嫡子約字子純天姿聰明
奇累人也自職方始仕為州縣吏四方以至為郎領郡

未嘗恤其私一以付子純而其經理調脗委曲盡善其始年貲一其季年百千之而未艾其為無所欲則已欲無不致致無不具具無不寧蓋常視成於文酒笑謔之間而他人則僇力殘身莫之及者江嶺閩吳之人語為家子純必在所稱南城則樵漁牧豎阬谷細甿無不知誦子純姓字余為學時聆聽所熟云爾比少長從羈旅游而子純既不幸早世矣識其子姝而友之歲月孜詰子純所以為家其規畫綱條暢達剛強去四五十許年

而不紊或小易之輒失其宜竊嘗嘆息以為古之人得一國而輔之言入計行四境歙張畢在股掌之內世以謀臣命之矣然目一瞑而法度所陳能使後人毋我變者幾何人哉以予純志之所營才之所集卓越如此誠令得國而謀之其有不給乎哉夫時之所遭則有不同而謂世或無士者懞幕之論也予純之死以嘉祐七年四月乙酉其壽四十二是時職方為循州計至職方曰吾亡二子矣安能復仕遂告老歸葬予純於可封鄉之

王家原後二十五年墓宅師訂其地為不吉於是子純之長子京亦已死矣次子亢改卜得可封之鼓樓岡遷而窆焉是歲乙丑元豐八年七月乙未也余固嘗推美于純之設施惜其止於一家矣而亢友於余良厚故為之銘曰

哿矣謀國而莫吾用于其為家如屋斯棟我運我智我成我才則兢則完由彼乎哉嗚呼止矣其壽維嗇其誰知之列此幽刻

傅夫人墓誌銘

余妻之母危危母傅氏兩家皆業儒術子姪以俊秀游友其鄉是故世有姻好維南城之危起家始拱辰實淳化三年進士終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傅氏始容慶歷六年丙科以鄱陽尉謝病歸遂不出然兩家之仕者自是不絕夫人容之娣而拱辰之第三男婦也年二十而歸歸三十六年而嫠嫠二十六年而卒維光祿為人崛傑高亢其配長安縣君丁亦以肅飭為閨門常而夫人在娣

姒間見謂無違不激不委唯正之歸唯是之從其及既蹙則壹素以嚴刻刻勤辛惡衣菲食以致給足治絲枲紉縫諸兒能誦書使坐前旁持久與俱不夜分不言寐子幼則子孫幼則孫無日不然聞人為善喜見於顏語如其色賓客過家供具饌飲頻數不厭嫁子娶婦問其世於禮義何如而不及貧富也有二男一女長之武嘉祐二年禮部試不中死汴京次之郃今為惠州河源縣主簿女適袁州軍事推官豐城李晃凡夫人之女孫外

女孫皆以予名士為愜其三男孫曰淳力行好古曰滂早死曰涇亦試禮部矣嗟乎夫人好德樂善懇至如此使其所以偵待每若盛古之時則其志意之得可勝道哉熙寧十年九月某日夫人卒壽八十二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富陽里之簣原葬八年矣之郚始於銘取余文余辭而不許則為之其文曰

處則靜女嫁而正婦曰既有子爵為嚴母假哉德矣維其之為賢維任之攸艱而夫人舉焉弗序弗傳疇以慰

其然

丁氏墓誌銘

夫人為丁氏女十有七年而後嫁為黃氏婦二十有八年而下世熈寧十年十二月癸未小斂明年二月庚申封其生也譽者傾鄉其病也問者色憂其死也吊者聲哀丁黃俱富族而夫人不陷於侈泰之非娣姒數十百而衆無間於賢善之名謂文王不作而汝墳江汜之風不可髣髴者豈非迂儒之論哉諱文惠父也希畋夫也

淵子也陳識丁莿聶扆皆壻也禮教鄉之龍穴葬地也
淵好進士學號勤敏其從予游也久故於是來請銘為
之文曰

室家之宜兮壽考之虧兮世道之悲兮

陳處士妻葉氏墓誌銘

陳處士之夫人葉氏世居建安曾王父某父某皆故不
仕夫人為女慧為婦順為母慈以明內外稱之歸陳氏
經事三姑後姑處之每過前姑几歲時祭祀滌器調饌

必躬親未嘗以委奴役其於族與賓如其㕘其視夫之
兄弟怠如已出處士早世夫人遵其志教飭子孫延儒
師能盡情誠鄉閭有急輙憫濟之飢給以食危援以力
蓋其常夫人毋春秋高所以存奉踵武相望母為人言
吾女敬養我賢於男云其至行如此元豐元年夏六月
某甲子夫人卒於是壽七十餘一凡生七男四女男某
某舉進士女嫁張孝傑林景則張倧雷殊某月某甲子
葬夫人祔處士君之塋實丁阬山銘曰

孰不有歸我圖必宜無非無儀允蹈戒之雝雝夫人正順之師載揚其芬刻以銘詩

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飯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稽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擧二喪窆於龍池鄉東户里之佛塔窠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口未嘗揚人過

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已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廸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維亡母實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內無奉養之闕而外有賙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維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以傳無窮其許我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勒銘詩非所敢愛也按湯氏之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爲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知其孰是其

徙家南豐距處士為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徙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震桓復濟深而震深為進士各有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銘詩曰

相從載祀六六乎而方隆緈義淑睦乎而遽終傾兮躅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誌之其履之穀乎而

祭文

祭傅夢弼文

嗚呼辭場屢雋穎悟多才人以為祥君以為災庚子來
今春秋十四子於其間薦名相繼上求聲律子擬人先
上求經術子占萬全惟子之文無往不適譬如江濤悍
浩衝擊湍瀾所到骨竦毛寒一篇時出百室願觀師勉
其徒翁祝其孺期子之肖否則憂虞謂子程轍超遥過
人青雲坐登指在朝曛命不與謀差因所擬誰令駿足

不極千里東人之子一薦罷歸白首摧頹卒換藍衣西人之子再薦如忝等之間常亦攝官檢嗟子視此兩不一如五試南宮夙願徒虛淮康闕塗六出六入終以失意容死其邑游舊莫顧宗姻弗聞一世胸襟奄忽埃塵本欲榮親先親而沒亦曰行道位將名咈辛勤二紀刻礪磋磨毫髮不諧非災謂何蒙莊有言外物難必嗟子之智于何不察勢有所軋情無不馳嗟子雖才意困於為早泰晚屯前夷後感人間共諱唯子兼得利不可究

名無足云首陽東陵同是誤身惟彼彭殤茲不在計行
情致哀愚智一揆傾觴展訣旅櫬在斯靈乎清寧其尚
知之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遂